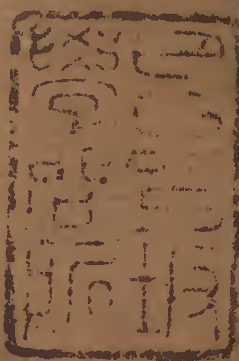


晦菴詩文抄

文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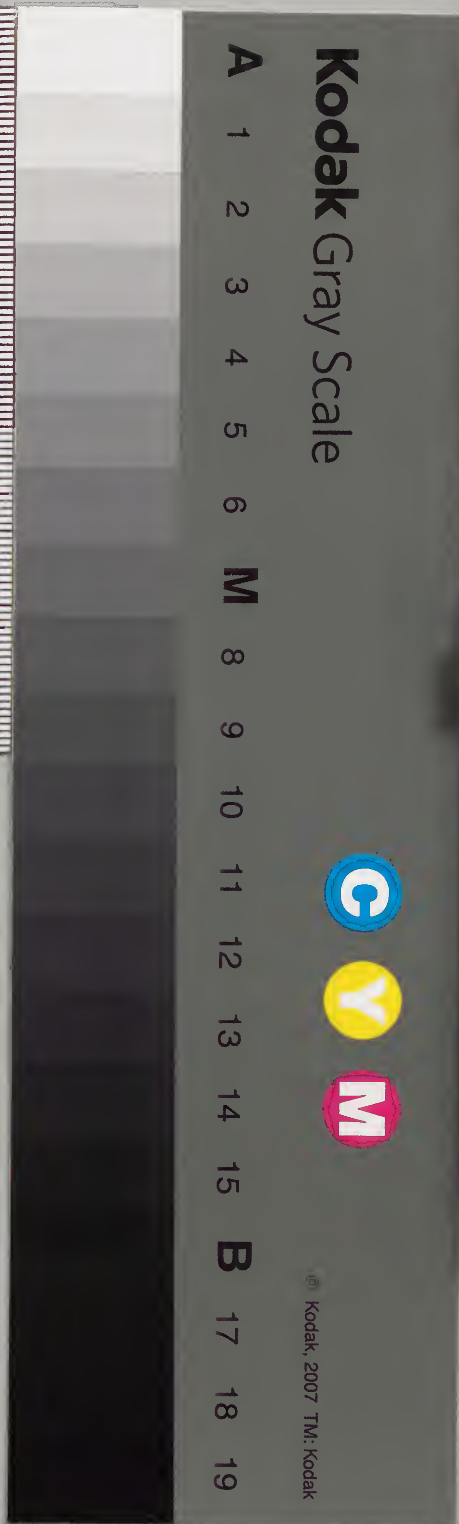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四	九	三
冊	函	架	號
五	四	六	三

內閣文庫		
三六	三四九	漢書
函	架	號
二	五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3
冊數	5	(5)
函號	316	5

刑集五十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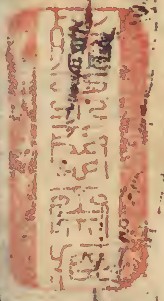
聯庵文抄卷之六

說 題跋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

淺草文庫



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二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

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枯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若盡心之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夫。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

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乎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齟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

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詠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

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上。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揚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

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
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
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
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
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
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詭諛戲豫放浪
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
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

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文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
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
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
竊為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
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
急本末實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
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
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
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

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請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臣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

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妄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

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若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道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

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論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鬻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問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

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為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徃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跋張魏公為了賢書佛號

世之學士大夫。措身利害之塗。馳騫而不反。是以生死窮達之際。每有愧於山林之士。觀丞相魏公所以慨然於賢老者。則可見矣。嗚呼。服儒衣服。學聖人之道。誠能一以義理存心。而無惑於利害之際。則其所立當如何哉。

跋范文正公家書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與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會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將息不具叔押報十五日新頌孩兒各安好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來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為候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喜蓋三復焉而深贊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淳熙庚子中夏丁巳新安朱熹觀于南康郡圃之愛蓮堂因識其後

跋鄭景元簡

六經紀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讀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具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淳熙氏之不察於理

而徒以坐立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公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

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為

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
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誠淫邪遁之說肆行而真之禁
也嗚呼痛哉

題蘭亭叙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
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
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褻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
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
耳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藥石然右軍未必能踐斯言也豈其
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紙欲罷不能後
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
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而
敵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鳴臚喻工部者出
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

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為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為如何也

跋程董二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為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為凡為庠塾之師者能以是

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右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徧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為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真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為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求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黃幹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為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爲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驥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詐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視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當趨走焉者也倪存沒爲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

跋薛畏翁書

諸生或問敬當何訓余告之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今觀薛公之自名與所以訓其孫者知鄙言之不謬也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觀于臨川城南之客舍因書其後云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倣其所爲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姚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

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聞行知。不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間以視熹。熹竊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筆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迢。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筆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况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墻東客。亦抱凌雲才。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筆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

家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而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未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書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燥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
晦庵文抄卷之六終

晦庵文抄卷之七

碑

墓表

墓碣

墓誌

旌忠愍節廟碑

紹熙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得蒙恩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襲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道巡前却莫有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銳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筭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

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社爲已任事不就
則遂閉口絕食而以身殉焉其後虜人分兵西關關陝所
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愍者獨以孤城憊卒嬰其
乘勝焮銳之鋒敵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鄰援四絕
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爲存亡城陷之日遂
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
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褒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典
蓋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大
訓而吏惰失職修奉弗虔忠文雖得卽墓爲祠以嚴貌象

然而僻在求豐靈鷲深山之中既無以侈上恩厲衆志至
於威愍葬祭在馮翊者道旣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
墳無廟則行路之人所爲愴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已
相地兩縣之境通途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爲雙廟
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稱建炎紹興
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詔無
極臣不勝大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會議條奏咸謂
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議是
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爲額於是尚書符郡王者施行如章

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既屬役於玉山令芮立言永豐令
潘友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
使人來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
詩之俾侯廟成爨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自少魁壘
有奇節嘗為壽皇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大
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為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通篇
皇皇后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策名
委質報生以死身豈遑恤若魚能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
其性則然林林之生孰無此性利害劫之或失其正文武

張公投命重圍擁孤弗遂視死如歸侃侃鄭公遙遙孤壘
城亡與亡其節亦偉方時大變眾潰如川二公相望砥柱
屹然慷慨臨老一心如水實全其天萬世不死招魂作主
帝有閔書吏情不稱神用弗居孰見孰聞孰嗟孰歎孰烝
孰嘗孰克用勸守侯請命奠此新宮煌煌巨扁合舊增崇
麗牲有碑螭蟠龜負我其銘之過者必下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珩涕泣為
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珩不幸早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

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塚。辭以
覺于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唯道德
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
學於先人。蓋以所見聞者。為我書之。熹竊伏原念。所以得
遊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
有不敢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藉溪胡原仲。
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
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
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于三君子。而

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為已任。以故
熹獨得朝夕于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擇所以教
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此事。以相茲役。顧
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驚勞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
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
示久遠。此又熹之所以不能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
而珥重以大義。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
方。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于靖康之難。
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

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
羣。而彥冲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于忠顯之賜碑。此不復
著。先生少負奇材。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
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
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
滿。以最聞。詔還莅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
不復堪吏責。遂丐閒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屏
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
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

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拱
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
人。盡誠敬。兄弟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聞奕嗜
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
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為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
宅所與遊。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為不及
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
容容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
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為

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
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卽入謁家廟泣別母夫人
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
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昏宦舍業之旣已則日與學者
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
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
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
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
或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

此抑吾於易得人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
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
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尚勉哉熹頓首
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爲文集二十卷娶陸
氏封孺人先生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
伍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以
侍郎公之幼子珙爲後今爲右脩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爲
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則
與有責焉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臯也乃亟起書石而

系以銘銘曰。瞿瞿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孰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于仕我止。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與後人。仰止遺烈。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某。字復亨。徽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抄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脩身為學之要。君

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為詞章。思所以大其門者。然君為人坦夷跌宕。不事脩飾。好讀左氏書。為文輒倣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徒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於杯酒間。酒酣。調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有節。族至於故。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瞽然不以為意。蓋

其中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託此以自遺至它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于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安番易信安諸程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發源者又自歛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狀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爲封今尚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足是以成吾志

矣。旣又妻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爲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衮衮不能自休旣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噱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繒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顧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過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

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尚勉之哉。○族音奏誓音教不者也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適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過以死。是以獨以其詩傳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李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為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得封其母為太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

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間。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為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為亦不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季高為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隆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披輯舊聞。以脩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以

資深為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以聚歛為急。諸邑奉承唯謹。而資深獨無所屈。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為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既去。父兄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數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昏嫁

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廩數畝。中隱君既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暇日挾冊吟哦。其間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藁云。資深娶同郡黃氏。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亨甫。曰饒。祈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便道過我。予雅聞資深名。一見即知其長者。既去。遊武夷山水間。得予所結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慚也。

顧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吊。今樞等既葬資深。中慙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爲之銘。銘曰。○適音科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之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厥身。藏於斯。從隱君陵。爲谷打此文。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已者。皆誣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

樞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象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拜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徃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已。或更屬它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實當時草

詔罪狀悖者益怒乃誣翁君它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爲尚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從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它而傑遂廢不復用當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爲人者今天子即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員補外晚乃歸爲司農寺丞未幾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水村大父彥深宣和中爲祕書少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

修撰歸老于家父揆文林郎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名蚤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監登聞鼓院出爲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嘗塗澆疫君以檄按行拯療極力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直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龔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群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事集英

及母兄無間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集英引
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有無。仕
宦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
擇。即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憚也。歷陽張晉彥以子
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遠繫廷尉。親舊畏禍。及
已。莫與通求。所以為豪。饋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謂
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壹解。後張氏父
子俱宦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遊。亦每規正
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特同寮。劉氏子琦奔父喪。

病瘵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與致其家。蚤暮躬治粥藥。琦得
不死。它所為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客滿堂。
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官彌正
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擣年為後。一女適修
職郎王仲君家。有別業金陵。君即居之。既卒。遂葬江寧縣
西北村。後數年。君之甥豫章通守胡君原狀君行事來曰。
舅氏志未克申。而不幸至此。其高節剛行。不可以弗識。子
盍識諸。予婦家與君有連。因得蚤從君遊。相期甚厚。讀其
書為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仁全故家。知

折姦謀勇蹈大難。賁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俛焉終身。靡有回適。無曰斯丘。四尺之崇。忘私起懦。千載高風。曷

潘氏婦墓誌銘

新海門尉金華潘友恭以書來曰。友恭少受室于毅。熟之。王氏於今十有五年矣。與之俱從家君以適南海。而不幸。疾病以沒。二親哭之過時而哀。友恭亦不自勝其悲也。惟王氏婦。自居家時事親孝。親愛之年十有九。而嫁移所以事親者。事舅姑。舅姑亦愛之。處娣姒長幼之間。肅穆無間。言御下寬而有節。為人簡靜莊重。恭儉信實。於婦功不少。

懈然不務為纂組華靡之習。所以謹嫌微安貧約。又有人所難者。喜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略通大義。每語人曰。吾嘗自省。終日之間。承上接下。幸無一失。然後得以退休而少安。此意日新而未已也。淳熙丙午某月某日卒。年甫三十有三。今將以其柩歸葬會稽上虞之徐山。惟先生幸哀而與之銘。則猶足以少慰也。王氏曾祖銜光祿大夫。祖令洙。朝議大夫。父琮。奉議郎。母孺人潘氏。王氏歸友恭。生子曰履孫。用家君奏補將仕郎。年十有三矣。予昔從友恭。尊君湖南父遊。見其施於官者。治友恭兄弟皆來學。見

其飭於身者嚴。夙孫七歲侍立王父之旁。見其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今讀友恭之書。而以是質之。知其婦之賢不疑也。爲之最其語而銘之曰。越江之潯。徐山之阜。孰藏斯丘。恭叔之婦。匪婦則然。是實良友。我銘畀之。百世其久。

女已埋銘

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八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藏。亦其志。父汝銘。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趙公說。知漢州事。余時言。共以州人李君之行義。聞於朝。未報。而四川宣撫使王炎。安撫使薛良朋。轉運副使王璠。判官趙不惡。相繼表上。孝宗皇帝聞而嘉之。乃九年閏正月丁酉。制曰。務穡勸分。有司之爲政。發廩賑乏。仁者之用心。爾以布衣。居于下土。因年饑之不足。動義槩。以有聞。婁出私藏。多所全活。與計偕而已老。從官牒。則徒勞。勉服官榮。歸教鄉里。可特授迪功郎。致仕。里之人高君之行。而飽其惠。既相與。

嗟歎而詠歌之。君沒之後十有七年其孫寅仲入秘書省
佐著作會進史得增秩因請馳以及君於是又詔特贈承
務郎人以是益知君積善之報爲未艾也。又後數年著作
君乃自其家使人以書致君行述一通於予請以是銘君
之墓子故未得交君父子間。又以病廢書久欲謝不能而
惟閩蜀相望數千里著作君乃近舍其鄉之先生君子而
遠以屬我是其可以虛辱哉。乃最其書之言曰。君諱發字
浩然其先隴西人。唐明皇帝逃難入蜀過漢小留其近屬
之從行者因或家焉君其後也。世居什邡縣邕順鄉。後徙

長原曾祖保榮祖有質父世通皆隱不仕君資稟高邁自
少儻不群讀書有大志傲睨場屋謂功名可立致以鄉
貢入辟廨補內舍久之未第宦者梁師成方貴幸士之不
得志者類資以得官或以是怵君君正色拒之京師被圍
䟽陳大計不報即棄錄牒歸養于家其先府君晚厭人事
常獨居一室家務一以諉君君節衣縮食瘠己以崇養買
書闢館迎脩士以教子孫而於忠孝立身之大義尤致意
焉不專爲覓舉干祿計也親疾療治不遺力雖毀傷無所
憚免喪既久語及親猶泣下廬墓側再踰歲弟沒亡子遺

腹生一女婦服未竟輒謀私其橐以行君以義正之其橐
愧恨欲以危法中君君不爲屈吏又偏主其詞而卒不能
有以汚也已而撫其遺女如已生且厚資之以歸名族無
纖芥餘憾自其少日生理未裕之時以至于老而豐殖推
財讓產恤孤懷幼矜人之急自兄弟族黨以及于踈遠之
無告者無不必盡其力而退無自多之色平生折券棄責
不勝計里人有鬪訟者就以求直聞其言皆失所爭而去
其微至於病者予藥石產者給薪米亦久不懈歲旱犯烈
日徒步數十里爲鄉人致禱雨爲立應人尤德之歲或不

登輒爲食以食餓者自春徂冬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饑
甚官爲振糶勸分而就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流
傭未復而荒政已罷民愈困弊數百里間扶老携幼挈金
來新而以君爲歸者其衆又倍於前蓋君之爲此自紹興
之丙辰至此三十餘年歲以爲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斛
所全活不知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績愈茂以故州郡
及諸使者上其事而蒙顯賞焉君初不欲而不能止也既
起拜命因摘詔語榜其所居爲義驛之堂曰姑以示吾之
子孫使之毋忘聖朝所以褒勸之意而益勉於及人也蓋

於是時君之年七十有七矣。明年屬疾且革。猶顧左右問
今日所飯。凡幾人。既汲所活。餓人過其門者。無不流涕也。
嗣子蟻既葬君其鄉古魁之原。又次君行事如此。而論其
槩曰。君才雖高。而動以繩墨自守。凡有所為。必問禮律。如
何。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者。唯於義之所在。則奮然以身先
之。雖歷以公卿之勢。弗奪也。臨大患難。瀕死而氣不少沮。
季子以言事得罪。至徒嶺表。君不為動。與人交。開心見誠。
不逆其詐。尤謹然。諾不為利回。人有小善。稱之不容口。不
則必面折之。而亦不復留。曾中也。故從之遊者。莫不愛敬。

而嚴愷之。或者至以倭名歸之。蓋不知世之以武犯禁者。
正君所深耻也。雖無官守之責。而聞四方水旱疾疫。輒憂
見言。色論天下事。激昂慷慨。利害曉然。聽者忘倦。故相魏
國張忠獻公雅知君書。疏往來。未嘗不稱歎其賢。張公都
督征討。君移書為陳量力慮勝之戒。甚切。嗚呼。君之為人。
如此。使及強盛之年。得用其力於當世。則其所立。宜必有
大過人者。今既不獲施用。而其餘功。猶足以活千萬人之
死命。雖其存沒。幸嘗再被寵褒。然天之所報君者。豈若是
而休耶。君卒之歲。淳熙甲午二月丙寅。葬以辛丑五月之

壬寅君天人同郡楊氏先卒二子蟻以累舉得官著作陞
朝籍累封宣教郎致仕賜緋魚袋中進士第至宣教郎
後公數年皆卒一女適朝散大夫知嘉州王神孫男五人
寅仲爲長次寅仲次康早世次憲仲次寅仲寅仲賢而有
文辭今爲奉議郎知普州所以篤君之慶於無窮者將於
是乎在予雖不及識君而於君之事無所疑者獨以行述
爲可信又讀義槩諸詩而全蜀名士無不在焉益知行述
之果不誣也乃悉論次而系以銘銘曰○休諱也
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賢哉若人抱德

隱居振廉之功日活萬夫茂實既騰帝偉其績命服命書
于以往錫旣寵于堂又贊于幽惟是聞孫益鴻厥休我銘
其藏千古不泐義槩之名永世無斁

先妣孺人祝氏壙誌

先妣孺人祝氏徽州歙縣人其先爲州大姓父諱確始業
儒有高行娶同郡喻氏以元符三年七月庚午生孺人性
仁厚端淑年十有八歸于我先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逮
事舅姑孝謹篤至有人所難能者以先君校中秘書賜今
號及先君卒享年才十有四孺人辛勤撫教俾知所向不

幸既長而愚不適世用貧病困感人所不堪而孺人處之
怡然乾道五年九月戊午卒年七十生三男子伯仲皆夭
熹其季也嘗為左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一女適右
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在女巽允皆幼越
明年正月癸酉葬于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東北
距先君白水之北百里而遠不孝子熹號慕隕絕敢竊記
壙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
勘府君遷墓記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曾祖諱振祖諱
森妣皆汪氏考諱某妣程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君故
贈承事郎孺人府君生於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
有高志大節落筆語輒驚人任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
能歸因葬其邑而遊宦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為
大學中庸之學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循左
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秘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除召對
改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
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

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
深知府君。未及用而去。奉檜以是忌之。而府君又方率同
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出府君知饒州。未赴間請差主
管台州崇道觀。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于建州城南之寓
舍。年四十有七。所爲文有羣齋集十二卷。娶同郡祝氏。諱
某之女。封孺人。後二十七年卒。男熹嘗爲左迪功郎。差充
樞密院編修官。女嫁右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
塾。在女。巽允皆幼。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
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旣懼體

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某月某日遷于里之白水
鵝子峯下。熹攀慕號殯。痛貫心骨。重惟先君旣不得信其
志。以沒而熹又無所肖。似不能有以顯揚萬分。敢次叙姓
系官閥志業。梗槩刻而拚諸幽。且將請之作者。以表其隊
昊天罔極。嗚呼哀哉。

晦庵文抄卷之七終

晦庵文抄後序

右晦庵朱先生文抄七卷。訥所
繕寫。訥自童幼。父師日授先生
小學四書。稍長。復得先生所釋
諸經。暨熊氏所輯性理群書。而
誦讀焉。雖有他書。亦未暇及也。
迨年齡既壯。竊復有志文辭。適

鄉親陳氏歸自福唐。出示先生
大全集總一百卷。因日借而觀
之。然自病記識弗彊。弗能有以
徧讀也。廼於衆體之中。各錄數
篇。彙成一帙。凡經書序說及性
理書所載者。不復再錄。蓋圖易
於誦記。亦敢有所去取也。自是

出入恒以自隨。今年携至南京。
一二同志咸曰。晦庵諸書。衣被
海內。惟文集獲見者鮮。是帙雖
僅百篇。而理明義精。衆體畧備。
誠所謂斯文菽粟者也。盍出傳
學者。以為矜式。訥於是重加音
點。子婿錢生因請其本。歸告其

兄而刻焉。於戲先生之學。體用兼備。其教學者。必先小學四書。而後進讀諸經。以及文辭。窮鄉晚學。誠能遵先生之教。循序而有及於是焉。則亦庶乎其有以得之矣。若夫大方之家。自當玩熟全集云。

宣德五年歲在庚戌十月既望。後學海虞吳訥謹書。



嘉永三年

